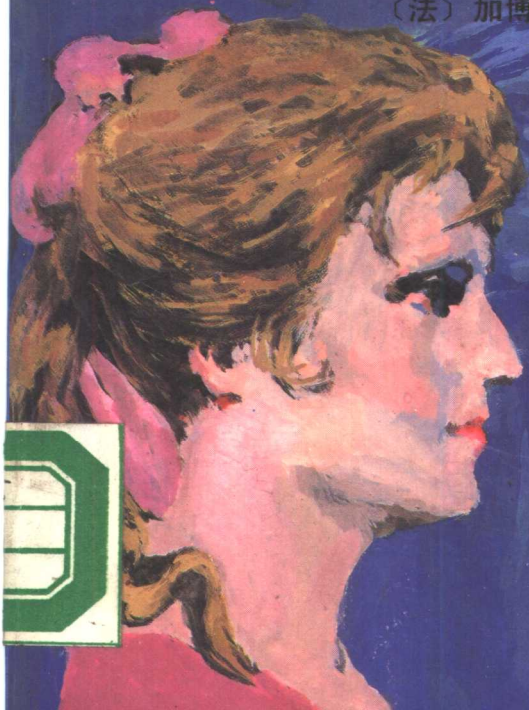


文学名家丛书



画家·少妇·少女

〔法〕加博尔·冯·法斯查理



画家·少妇·少女

〔法〕加博尔·冯·法斯查理

陶 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画家·少妇·少女

Huajia Shaofu Shaonü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68,000 开本787×940毫米¹/₃₂ 印张10 插页2

1990年8月北京第1版

1990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620

ISBN 7-02-000994-8/I·947 定价 3.25 元



《画家·少妇·少女》译序

初读此书，总感于那宁静、淡雅的气氛中所发生的热烈而悱恻动人的爱情故事，而动笔译时，方从字里行间尝到一种略带苦涩的香味儿。

作者加博尔·冯·法斯查理(GABOR VON VASZARY)一九〇五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从一九二九年起定居法国，是巴黎著名的漫画家、肖像画家和小说家。他根据自己多姿多彩的生活以非凡的写作才能创作的一系列有关爱情婚姻的小说在欧洲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画家·少妇·少女》(原名：《十七岁生活刚刚开始》)是他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著名的法国现代画家——雷蒙·蒙塔多，这是一个现代唐·璜，巴黎社交圈子的佼佼者。他举止潇洒，才华横溢，深得女人的宠爱和崇拜。凭着自己的才华、美貌和金钱一直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作为一位杰出的画家，他欣赏女人的身体，把女人看作是灵感的源泉。为了追求创作灵感和精神上的寄托，他不停地从一个女人怀抱转向另一个女人怀抱。后来，他偶然认识

了年轻漂亮的寡妇阿丽娜，并使她坠入爱河。在一次意外的汽车事故中阿丽娜不幸身亡。雷蒙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安宁，答应抚养阿丽娜的女儿玛德。不料这位四十六岁的画家却又疯狂地爱上了玛德这位年仅十五岁的少女，并和她结了婚。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真心实意地爱上一个女人。但是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年龄差距，所以他饱尝了嫉妒所带来的种种折磨。这位情场老手，不堪忍受终有一天要失去自己娇妻的痛苦而离家出走……

法斯查理的小说虽然没有豪放的气势和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但他刻意挖掘和反映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度。作为画家和作家他反映的是他在他所处的这个世界并不广阔、也许甚至有点“狭小”的世界中所了解、所热爱、所经历、所感受的一切。同时，作为风景和肖像画家，法斯查理善长用画家独特的手法勾勒人物，用充满诗意的风景描绘来渲染气氛；作为漫画家，他小说中所表现的无可模仿的幽默既风趣潇洒、天才横溢，又波澜迭起、哀婉动人，使人如饮美酒，一旦甘美沾唇，便觉其乐融融，痛快酣畅，而仔细品味，却又让人在陶然之余，无法忘却感伤的苦涩；而作为一位独具艺术风格的爱情歌手，他不但赞美纯洁的爱情，展示感官享受的美好一面，而且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悠悠忽忽、窃窃冥冥的情绪，使人读来分不清哪些是作家的心声，哪些是书中人

物自身的感受。

此外，书中还充溢着极其纯净的宗教思想。这种宗教思想是一种教人超脱人间苦难的召唤。当女主人公带着十六岁的纯真只能为爱而忍受种种苦难时，她才痛苦地意识到，她所如痴如狂眷恋着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一场难留的美梦，也许只有“纯净”的天国才能使她摆脱这些因爱而生的忧愁。至此，书中所表现的已不是痛苦，不是哀伤，不是忧怨，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一种得不出答案的思考。

将深刻的人生哲理与优美凝练的语言熔于一炉，这种经典性的风格，使得该书深受读者欢迎。自第一次出版后，曾再版过十五次，并被译成许多种文字，根据该书所拍摄的电影亦非常出色。

译者

1989年11月28日

神父彼瓦诺打开窗户想把室外的热气放进厨房，这时，夏日的夕阳在他雪白的头顶投上了一圈光环。而屋子里面的空气潮湿而又阴冷。

虽然年事已高，但神父仍然身板笔直。他那苦行僧似的脸布满了皱纹，象木刻一样轮廓分明。

他从餐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小刀，在大拇指上试了试刀口，然后犹豫地从小筐里挑出三个小一点的洋葱，戴上眼镜细心地削起来。边削边用拉长的声音唱起了赞美诗。

主啊！我从心灵深处呼唤着您，
不要让这尘世诱人的奢华和财富，
使我误入歧途！

炉子上煮的土豆汤开了锅，蒸气时不时地将锅盖掀起。晚饭不能比午饭吃得多：生洋葱和面包，一盘清汤。假如还有一小块黄油和一小杯红葡萄酒该多好啊！

他赶紧闭上眼睛，站起身来想抵住这诱惑，并用颤抖而又模糊不清的声音唱起了赞美诗。

主啊！不要让尘世虚荣腐蚀的浓烟
来遮住我内心的渴望。

这断断续续的声音由厨房的窗户飘向屋外，消失在闷热的空气之中。

彼瓦诺神父煮的土豆汤够吃两天，这样他就不必每天做饭。而且这样也省柴禾。这些木头是农民从森林里偷回来据为己有的。所以每当神父向他们买柴禾时，就心神不定。农民对木头来路的回答越含糊不清，他们越不敢正视神父，神父就越相信自己的猜测。可是他最终还得依靠他们，他自己总不会亲自去森林里偷木头的。

神父肚子很饿，赞美诗也唱不下去了，他忍不住吃了一片生洋葱。他的牙很好。一个乡村的神父其实没有必要有这么好的牙，尤其是这里的神父只靠信仰生存。

吃完洋葱片，他细心地将刀子擦干净，站在窗前眺望。

他住的房子在山坡上，紧靠着教堂。

下午过去了。

神父为眼前这美丽的景色所陶醉：无云的湛蓝色的天空，西下的夕阳和彩色的晚霞。

如果有人马格讷—托尔比隆这个地方迷路，他不会看到什么名胜古迹。这里的农民一年四

季挥洒汗水在多石的粘土上耕耘，他们时而诅咒，时而又虔诚地企求上帝的恩赐。

但是他们不喜欢神父。他们认为神父的祈祷并不比别人的祈祷有用。如果没有面包，祈祷也交不出面包。在他们眼里，神父老头是个懒汉，他当神父是因为他不想干活。他的手艺也并不比别人强。这就是马格讷—托尔比隆人的看法。

“哎！……彼瓦诺神父！”

有人用拖长的声音在屋子后面喊道。

这是耶麦罗，教堂的一个小仆役。听声音他就在附近。他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懂礼貌呢？应该这样冲着上帝的仆人大喊大叫吗？恭顺是一种美德。让他喊吧，如果他真的有事要说。他喊够了也许会进来的。

不一会儿，耶麦罗就出现在门前。这是一个面容消瘦的农民，他眼睛到处东张西望。

“我喊了半天。”他嘟囔了一句。

神父隔着眼镜仔细打量了一下他。他将卷起的袖子放下，好摆出一副神父的威严劲头。

“行啦！大喊大叫怎么说话，如果在神父的房子里还乱喊乱叫，那我们怎么去说服别人？”

耶麦罗眨了眨眼睛。他对别人该怎么做不感兴趣，看来最好是一句话也别说。

“你喊我干什么？”

“有人要忏悔。”

“现在？这么晚？”

“也许有些人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可干。”

“和你说不清楚，耶麦罗……谁想忏悔？”

他没有回答，只是自己嘟囔了一句，又斜眼看
看炉子上的锅，然后就走了。

彼瓦诺神父将土豆汤从炉子上端下来。然后环
顾一下四周，便出门去了。农民很少来忏悔，就连
星期天做礼拜除了田鼠外，也只有几个干瘪的老太
太去教堂。

他动身去教堂，鞋已经很旧了，所以，每走一
步他都觉得脚在石路上硌得很痛。

主啊！请把我的贫困当做一种献身吧！

在教堂门口站着一位苗条的高个子姑娘。她肩
上披了一件宽松的长大衣。眼下正冲着神父走过来。
一张瘦削的孩子般的脸。她睁大眼睛看着神父。这
肯定不是村子里的人。也不会是附近的人。神父对
这一带很熟悉，因为他经常散步。

这位陌生的姑娘很羞涩地向神父问好，然后低
着头跟着神父走到了忏悔椅前。当她准备跪下时，
将大衣撩开，里面露出了一件衣服，这是女子寄宿
学校女生的服装。

神父将圣带围在脖子上，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你好象不是本地人？”

“不是，神父，我来自夏梅特斯……在科利讷后面……”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呢？这可很远啊！”

“我们和拉莫特小姐一起在林子里郊游。每周四我们都出来散步。别的人在磨坊歇下了，他们有的在草地上摘花，有的在小溪里洗澡。我一个人跑到这来了。”这位姑娘小声说着，象是在数落自己。

神父点了点头。他了解这里的情况。夏梅特斯紧挨着马格讷—托尔比隆，在森林的旁边。看来这小姑娘是从那里跑到这儿来，一定有很特殊的原因。应该以爱和温情来抚慰这颗躲到教堂的灵魂。

“你不想采摘花朵吗？也不愿在小溪游泳？或者不愿和别人一起玩？”

“不，我当然愿意！可尽管如此，我还是来了……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些。在夏梅特斯大家谁都喜欢就是不喜欢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深深叹了一口气，好象要哭，她连忙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嗯，等等，别忏悔！这是什么原因呢？你到底多大了？”

“我快十五岁了。”

“我还以为你更大一些哩！”

“大家常常猜我有十八岁。因为我个子高。”她的声音变得温和一点了。她自豪地抬起头，好象一下子就已经将所有的痛苦忘得干干净净了。

“你叫什么名字？”

“玛德……玛德莱得·德苏格斯。”说着她用食指揩干眼角的泪水。

“好啦！别害怕！所有这些并不太糟。现在你向我忏悔你的罪过吧！”

玛德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她双手紧握在胸前。然后开口无声地祈祷。渐渐地痛苦又攫住了她的心灵，她的声音颤抖，双眼又湿润了……“啊！我的上帝！我为什么如此不幸！”

彼瓦诺神父看来很平静。他的眼光投向教堂哥特式窗户上彩色的玻璃画。好象在回顾这些圣人的生活经历。这是圣乔治拿着剑在拚杀……土豆又涨价了。法里尔勒老大爷答应给一车柴禾过冬。星期二他一定会要柴禾钱的。这些柴禾肯定是他偷的，要不他上哪儿去弄这些木头。……万能的上帝！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生活啊！

玛德还在低头祈祷着。

“说吧，孩子。”

“我还在祈祷。”她皱着眉头说。

“没有必要……你只需向我忏悔你的罪过就行了！”

玛德很意外，她失望地抬起头。啊！难道神父也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竟然不让人祈祷！她到这儿来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安慰，她想让神父把她推荐给

上帝，希望仁慈的上帝能给孤苦无援的她以恩赐。看来走这么远来忏悔是徒劳的。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闭上了双眼。然后她开始讲述自己的罪过。

“我撒谎……偷东西……谋杀……欺骗……诅咒别人……”她用压得低低的声音小声说。

神父吃惊地向后一倒，双手连忙抓住忏悔椅。

“可是，可是！……你到底杀了谁？”

“食堂窗户上的苍蝇……花园里的蝴蝶……我还用鞋跟踩死甲虫。”

神父松了一口气。

“你偷了什么东西？”

“果园里的苹果……我把它们打下来……”

“你把什么打下来了？”

“我不知道，我想多忏悔些罪过总比少些好。我不想偶然放过一点。这样，上帝也许就不会生我的气……我希望自己无罪。”

“这当然是对的。你以前从未忏悔过吗？”

“我当然忏悔过。”玛德又皱了皱眉。“但是我想，如果踩死甲虫，它们也会痛苦的。因为它们也有生命。”

“你为什么要把蝴蝶弄死呢？它们那么漂亮。”

玛德知罪地低下了头。

“我知道这不对。”

“你看，这真是你的不对了。你把身边的东西都

弄死。但你没必要忏悔这些。犯罪只是指你有意识地背叛上帝。”

“请等等，神父，我正要说这事……我那时很生气……所有的人都瞧不起我。我想我也不能让别人好过。可是没有人在那儿……所以我愤怒之极便打死了苍蝇、踩死了花园里的甲虫，打死了蝴蝶。如果能找到更多的，我会全打死的。我是有意打死它们的。但现在我很后悔，我请求原谅。”

“你有这么恶吗？”

“有时是的。”

“你为什么这么容易愤怒，我的孩子？”

“因为谁也不爱我。”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玛尔特小姐也不喜欢我，虽然她谁都喜欢。可别人都不如我那么需要她的爱。她们假期都可以和母亲住在一起，不必留在夏梅特斯，但玛尔特小姐忘了这点……这是我最大的痛苦……”

“很难想象别人会不爱你。我看，你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

“尽管如此玛尔特小姐还是不爱我。你听我说，神父……她常常因为自己情绪不好就来惩罚我。她有时竟然不将我母亲的来信及时给我，可您知道，我母亲很少给我写信……有一次她竟然说：她那里有我一封信，但不马上给我。可后来根本就没有信。

这更加残酷，人不应该这么残酷。”

“是的……是的……如果象你所说的那样确实不好。”

“再有……我特别爱吃饭后的甜煮水果，可半年来我一块也没有吃到。我们每逢节日都有甜煮水果吃……玛尔特小姐知道我爱吃，就偏偏端走，以此惩罚我……她找一切机会折磨我。我就痛哭、吼叫……”

“你不该吼叫。”

“这样她就可以惩罚我十次了。”

“嗯，嗯……”神父摇了摇头，他想使这个越来越激动的姑娘平静下来。“也不能肯定玛尔特小姐对你真那么不好……也许是她自己有什么苦处……因为人有时不好是因为自己有不顺心的事。”

“她能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她过得很好，她不再是孩子了。”

“试着对她好点，即使你认为她对你不好，你也要爱她。”

彼瓦诺向前伸了伸身子。

“另外，你说说，你喜欢吃的那种甜煮水果是怎么做的？……也许加点红葡萄酒，对吗？”

“是呀，加许多糖……其他人也不喜欢我。不仅仅是玛尔特小姐……谁也不喜欢我。可没有爱就无法活下去！”

“你说得太对了，没有爱就无法活下去。只是有一点你错了——那就是谁也不爱你。”

“我知道得很清楚。”

“可你还是错了，因为比如说我就很爱你。”

“神父，您认识我？”她的眼里闪出一丝光。

“我虽然刚刚认识你，但我就喜欢上你了。你是谁的女儿？谁是你的父亲？”

玛德尽量不让眼泪流出来。

“我父亲死了。”

“那你母亲呢？”

“我母亲和我不在一起，所以我在夏梅特斯。”她从忏悔椅后面仔细打量着神父的脸。

“我想回到阿丽娜那儿去，她是我母亲。”

“不久就是假期，你就可以回家了。”

“还不一定回家，我当然希望能回去。去年我就没回成。我太不幸了。阿丽娜从没来看过我。有时我想，她也不爱我。可是除她以外我再没别的亲人了。”

玛德用悲哀的眼神看着神父的脸。仔细听神父的教导，他说起恭顺、忍让和上帝的爱，上帝将拯救他的所有孩子。

神父又说了那些常说的简单的安慰的话。他从未想过换些词来说这番话。他不知疲倦喋喋不休地说了半天，象往常一样。但这一次面对姑娘这悲哀